

# 汉语官话方言入声消失的成因

贺 巍

《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官话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八个方言区。就没有入声而言，古入声字在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的少部分地区，今仍读入声。除此之外，官话的大部分地区古入声消失，今读成了舒声。以往调查研究的多是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里的类别及其演变的规律问题，而对于官话地区入声消失的成因，还调查研究得较少。随着方言调查研究的深入，对其周围有入声的方言的演变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对官话地区入声消失的成因，略有一点认识。现在提出来供调查研究时参考。本文分七节：一、语音构造舒声的空位，二、词尾产生发展的影响，三、连读变调变音合音所引起的变化，四、文白读的分立，五、词汇的发展和语法功用的不同，六、古舒入两读舒声的遗留，七、需思考的几个问题。

## 一 语音构造舒声的空位

古人声演变为舒声需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入声韵尾消失把调值变为舒声调值；二是在语音构造当中舒声有一定的空位可以供舒化的入声字填补。前一种变化是入声消失的前提，后一种变化是古入声字在舒声调类中的再分配。所谓再分配就是根据入声演变各类新调值，分别进入舒声的各个调类。在这个过程中，舒声音节的空位，是入声舒化最容易进入的部分。各方言的语音构造不同，舒声的空位不同；官话地区舒声的空位，大致有以下三类。

1、有些音节在官话地区全是空位 古代的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在官话里大都读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这些分阴阳平的方言，逢塞音和塞擦音 [p t ts tʂ k] 等六个声母，其阳平舒声是空位。这个空位在各方言里大都由古入声的全浊声母字及少部分清音声母字填补。下面举北京话作代表。表前先列声母，表头分列“阴阳上去”四个调类，每类有字可写的分别写一个字作代表。排黑体的是空位，其中填补的是古入声今读阳平的代表字。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p]	鼻比蔽	播博簸簸	白摆拜	包薄保报	巴拔把霸
[t]	低敌抵帝	都毒堵杜	多夺躲躲	德	达打大
[ts]	租族祖做	贼	泽	遭蚤早造	杂咋
[tʂ]	知直指治	朱烛煮住	周轴肘紬	招着找照	渣铡 诈
[tɕ]	鸡集挤记	拘局举句	街截姐借	家夹贾架	掘
[k]	锅国果过	姑骨古故		歌隔个	

2、有些音节在部分官话里是空位 古平声次浊声母字在官话方言里今读阳平，如“麻迷

拿奴来卢柔”等，阴平无字是空位。中原官话今读 [m n l z] 四个声母的古次浊入声字今多读阴平，正好填补了舒声阴平的空位。下面举郑州话作代表。表中排黑体的是空位，其中填补的是古入声今读阴平的代表字。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m]	蜜迷米谜	末磨抹磨	没谋母暮		
[n]	纳拿那	挪挪诺懦			
[l]	立梨李利	辣	落罗 掬	绿卢鲁路	律驴吕虑
[z]	日	热 惹	辱儒汝	若	

3、各方言中某些舒声音节的空位 以上两项说的是有规律的空位。除此之外，在官话的各方言里舒声音节还有一些空位，但没有一定的规律。这些空位也往往由舒化的入声字填补。洛阳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多读阴平。下面读阴平的音节洛阳是空位；音节后的例字古读入声，今读阴平 33 [-] 调。

[fa-] 法发髮头~	[t'u-] 秃突
[t'a-] 踏~青塔榻塌塌~湿了獭水~	[sy-] 戍恤肃粟
[tɕ'i-] 吃赤尺	[tsi-] 积辑疾鲫~鱼迹脊籍藉狼~寂绩
[ɕi-] 湿失室识饰	[tɕuo-] 桌卓拙
[xə-] 喝鹤郝嚇	[iə-] 岳虐疟~疾约药钥~匙乐音~

《方言调查字表》所列的古入声字约五百多个。这些字在洛阳方言里除“狎厖谒翰诘讷绌镞忒軼”等少数字在口语中不说的以外，今填补舒声空位的有二百八十多个，约占全部入声字百分之五十八以上。由此可以看出，语音演变舒声的空位，给入声字舒化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现在有入声的方言，特别是和官话相邻的山西有入声的方言，古入声字在不断的变化。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的较多，这大概与舒声阳平的空位是有关系的。

## 二 词尾产生发展的影响

古汉语多是单音词，词尾不丰富。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词尾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语音的变化。官话地区的方言，词尾大致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名词词尾，如“儿、子、头”等，二是动词词尾，如“了、着、过”等。这些词尾大都读轻声，前字如果读入声，受后字轻读的影响，入声的 [-p -t -k] 韵尾减弱，而逐渐丢失向舒声过渡。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的，最重要的是儿尾和子尾。在和官话相邻的有入声的方言里，如济源、获嘉、温县、沁阳、焦作、晋城、阳城、邯郸、涉县、武安等地，入声今收喉塞尾 [ʔ]，加儿尾韵母儿化一律读舒声，声调同阴平和阳平。下面以河南济源话为例。济源话有 [aʔ iaʔ uaʔ yaʔ əʔ iʔ uʔ yʔ] 等八个人声韵，这类字加儿尾韵母儿化分别读成 [æ iæ uæ ø iø uø əy iy uy yy] 等十一个儿化韵母。古入声清音声母和古次浊声母字今一般读阴平 33 [-] 调，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一般读阳平 31 [˩] 调。下面举例先列入声字的读音，再列儿化后的读音。

八 [paʔ]	腊八儿 [laʔ ɤæ-]	搭 [taʔ]	门搭儿 [mənɥ tæ-]
法 [faʔ]	没法儿 [məʔ ɤæ-]	插 [ts'aʔ]	门插儿 [mənɥ ts'æ-]
甲 [tɕiaʔ]	鱼甲儿 [yɥ tɕiæ-]	夹 [tɕiaʔ]	皮夹儿 [p'iɥ tɕiæ-]
国 [kuaʔ]	小国儿 [ɕiaɥ kuæ-]	刷 [ɕuaʔ]	小刷儿 [ɕiaɥ ɕua-]
塞 [saʔ]	瓶塞儿 [p'iŋɥ sə-]	格 [kaʔ]	打格儿 [taɥ kə-]

鳖 [piaʔ˥] 小鳖儿 [ɕiaʊ˥ piø˥]	脚 [tɕiaʔ˥] 小脚儿 [ɕiaʊ˥ tɕiø˥]
桌 [tʂuaʔ˥] 小桌儿 [ɕiaʊ˥ tʂuø˥]	豁 [xuaʔ˥] 墙豁儿 [tɕʰiaŋ˥ xuø˥]
雪 [ɕyaʔ˥] 小雪儿 [ɕiaʊ˥ ɕyø˥]	月 [yaʔ˥] 小月儿 [ɕiaʊ˥ yø˥]
吃 [tʂʰəʔ˥] 小吃儿 [ɕiaʊ˥ tʂʰəy˥]	汁 [tʂəʔ˥] 豆汁儿 [tɔu˥ tʂəy˥]
滴 [tiʔ˥] 水滴儿 [ʂuei˥ tiv˥]	栗 [liʔ˥] 毛栗儿 [maʊ˥ liv˥]
出 [tʂʰuʔ˥] 一出儿 [iʔ˥ tʂʰuy˥]	屋 [uʔ˥] 厨屋儿 [tʂʰu˥ uy˥]
曲 [tɕʰyʔ˥] 说曲儿 [ʂuaʔ˥ tɕʰy˥]	掬 [təyʔ˥] 一掬儿 [iʔ˥ tɕy˥]
食 [ʂəʔ˥] 猪食儿 [tʂu˥ ʂəy˥]	碟 [tiaʔ˥] 菜碟儿 [tsʰai˥ tiø˥]
镯 [tʂuaʔ˥] 手镯儿 [ʂou˥ tʂuø˥]	犊 [tuʔ˥] 牛犊儿 [ou˥ tuy˥]

以上的例字都读入声，加儿尾之后入声字韵母儿化，都读成舒声。如“八”[paʔ˥] ≠ “巴”[pa˥]，但“腊八儿”[pæ˥] = “疮巴儿”[pæ˥]。官话地区有些方言加“子”尾韵母发生变化，如郑州“桌”[tʂuø˥]，“桌子”[tʂuau˥]。今有人声的方言，如获嘉、武陟、温县、济源、阳城、晋城、和顺等地，一些入声字加“子”尾韵母发生变化，也由入声转化为舒声。下面以获嘉话为例。获嘉话有 [aʔ˥ iaʔ˥ uaʔ˥ əʔ˥ ieʔ˥ ueʔ˥ yeʔ˥ əʔ˥ iʔ˥ uʔ˥ yʔ˥] 等十一个入声韵，这类入声字变韵相当于其他方言的子尾，分别读成 [ɔ io uo o io uo yo iou iou u yu] 等十一个子化韵母。古清音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一般读阴平 33 [˥] 调，古全浊声母入声字今一般读阳平 31 [˨˨] 调。下面分别举一些例子。

搭 [taʔ˥] 钱搭 <sup>z</sup> [tɕʰian˥ to˥]	鸽 [kaʔ˥] 白鸽 <sup>z</sup> [pai˥ ko˥]
拔 [paʔ˥] 鞋拔 <sup>z</sup> [ɕie˥ pəʔ˥]	袜 [uaʔ˥] 洋袜 <sup>z</sup> [iaŋ˥ uə˥]
捏 [nieʔ˥] 一捏 <sup>z</sup> [iʔ˥ nio˥]	镊 [nieʔ˥] 镊 <sup>z</sup> [nio˥]
托 [tʰuaʔ˥] 枪托 <sup>z</sup> [tɕʰiaŋ˥ tʰuo˥]	卓 [tʂuaʔ˥] 磨卓 <sup>z</sup> [mɤ˥ tʂuo˥]
角 [tɕyaʔ˥] 墙角 <sup>z</sup> [tɕʰiaŋ˥ tɕyo˥]	食 [ʂəʔ˥] 猪食 <sup>z</sup> [tʂu˥ ʂioʊ˥]
栗 [liʔ˥] 毛栗 <sup>z</sup> [maʊ˥ liou˥]	秃 [tʰuʔ˥] 大秃 <sup>z</sup> [ta˥ tʰu˥]
麴 [tɕʰyʔ˥] 麦麴 <sup>z</sup> [meʔ˥ tɕʰyu˥]	笛 [tiʔ˥] 吹笛 <sup>z</sup> [tʂʰuei˥ tiou˥]
豁 [xuaʔ˥] 墙豁 <sup>z</sup> [tɕʰiaŋ˥ xuø˥]	叶 [iaʔ˥] 树叶 <sup>z</sup> [ʂu˥ io˥]

以上的例子单字音都读入声，韵母变韵之后相当于其他方言的“子”尾都读舒声。官话地区儿尾、子尾的覆盖面较大。古入声字在北京话里能儿化或能加“子”尾的约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现在有人声的方言，凡能带儿尾或子尾的，古入声字都在逐渐消失；反之有人声而不能带儿尾或子尾的，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变化较小，如广州、厦门、海南、福州、上海、苏州、常州等地。

### 三 连读变调变音合音所引起的变化

1、连读变调 汉语官话地区的方言大都有连读变调。如北京上声和上声相连前字变阴平。今有人声的方言连读变调比较复杂。在闽语里入声字和其他字连读，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入声韵尾 [-p -t -k] 脱落或部分脱落，变成了喉塞尾 [ʔ]；二是调值变得和舒声相同或和舒声的变调相同。福州话的入声分阴阳，今不收 [-p -t] 尾，大多数的福州人只有一个喉塞尾 [ʔ]，少数年纪大的人有喉塞尾 [ʔ] 与 [k] 尾的区别。韵尾不同连读变调不同。入声作为前字，收喉塞尾 [ʔ] 的阴入变调与阴平、阴去、阳去相同；收 [k] 尾的阴入变调与上声相同。比较下列的例词。阴平、阴去、阳去作为前字变化相同，以下举例只列阴平。

前字阴平	前字 [ʔ] 尾阴入	前字上声	前字 [k] 尾阴入
书包 tsyɿ p-βauɿ	拍金 p'aʔɿŋ kiŋɿ	米缸 mi-ɿ k-ouŋɿ	搭钩 takɿ kauɿ
家人 kaɿ iŋɿ	拍银 p'aʔɿŋ ŋyŋɿ	好依 ho-ɿ nøyŋɿ	鸭雄 akɿ hyŋɿ
鸡母 kieɿ mo-ɿ	伯罕 p'aʔɿ h-aŋɿ	马母 ma-ɿ mo-ɿ	鸭母 akɿ mo-ɿ
家道 kaɿ t-lɔɿ	客栈 k'aʔɿ ts-ʒaŋɿ	比赛 pi-ɿ s-luɔɿ	发票 huakɿ p'ieuɿ
收麦 sieuɿ maʔɿ	拍石 p'aʔɿ suoʔɿ	小麦 sieu-ɿ maʔɿ	割麦 kakɿ maʔɿ

阳入作为前字,不论收 [ʔ] 尾还是 [k] 尾,都与阳平同调。例如“回南 [huoɿ n-ŋaŋɿ]、白仁 [p'aʔɿ niŋɿ]、日头 [nikɿ t'auɿ]”中的“白、日”等入声字在两字组中连读之后与舒声阳平“回”字同调。下边再举福清话的一些例子。

福清话的入声分阴阳, [-p -t -k] 尾全部脱落,只收 [ʔ] 尾,阴入读 22 [ʔɿ] 调,阳入读 5 [ʔɿ] 短调。两字组连读时,前字阳入后字是上声、阳去时,前字 [ʔ] 尾脱落变成 55 [ɿ] 调,同阳平;后字是阴去、阴入时前字变成 21 [ɿ] 调,同阴去。例如:

目 møʔɿ	目屎 møŋ sai-ɿ 眼眵	十 seʔɿ	十四 seɿ seɿ
肉 nyʔɿ	肉柱 nyŋ t'iuɿ 粉刺	木 møʔɿ	木虱 møɿ seʔɿ
热 ieʔɿ	热天 ier t'ieŋɿ	辣 laʔɿ	辣酱 lak tsuŋɿ
蜜 miʔɿ	蜜蜂 mir p'ɔŋɿ	食 sieʔɿ	食菜 sieɿ tsaiɿ 吃素
贼 ts'eɿʔɿ	贼心 ts'eɿ siŋɿ	合 haʔɿ	合葬 haɿ tsuŋɿ

闽语的入声字,从韵尾到声调都在不断变化。有不少方言韵尾在脱落,调值在向舒声靠拢,这是连读变调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所起的作用。

2、变音 吴语、赣语、粤语里有变音。赣语黎川话有三个变音:即升降音、降变音和高变音。升变音与阳平的调值相同读 35 [ɿ] 调,降变音与阴去的调值相同读 53 [ɿ] 调,高变音与阳入的调值相同读 5 [ɿ] 短调。入声在变音中虽然只是阴阳调值的互换,但它使入声的稳固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吴语温岭话的入声有不少字读成舒声就是由变音而引起的。温岭话有八个声调和两个变音。升变音读 15 [ɿ] 调,降变音读 51 [ɿ] 调。升变音由平声变来,降变音由仄声变来。温岭入声字的变音,韵母变得和舒声韵相同,声调一律读降变音,和阴上、阳上、阴去、阳去舒声字的变音同调。如“骨阴入”[kuəʔɿ]≠“管阴上”[kuəŋɿ],变音之后“尾巴髓骨”的“骨”字和“竹管”的“管”字同音,都读成 [kuəŋɿ]。下边再举一些入声变音的例子。

蝶 diʔɿ	胡蝶 huɿ dieɿ	鏢 tɕiʔɿ	割稻鏢 tɕiʔɿ-ɿ dɔɿ tɕieɿ
壁 piʔɿ	隔壁 kaʔɿ-ɿ pinɿ	食 ziʔɿ	积食 tɕiʔɿ ziŋɿ
刷 ɕyʔɿ	鞋刷 haɿ ɕyøɿ	缺 k'yʔɿ	老缺 ʔɔɿ k'yøɿ
纳 nøʔɿ	尿纳 øy-ɿ nøŋɿ 裤子	粒 løʔɿ	捉谷粒 tɕyøʔɿ-ɿ kuøʔɿ-ɿ ʔnøŋɿ
桌 tɕyøʔɿ	书桌 øy-ɿ tɕyøŋɿ	镬 dzyøʔɿ	推镬 t'e-ɿ dzyøŋɿ
黑 hɿʔɿ	墨黑 moʔɿ hɿŋɿ	色 sɿʔɿ	掷色 dɕiʔɿ sɿŋɿ

入声字变音与舒声字同韵同调,是温岭话及其他吴语由入声向舒声转化的重要步骤。广州话的变音与吴语也有类似之处。

3、合音 两个音节读成一个音节的叫合音。在有入声的方言里,入声字和其他字合成一个音节时,常常读成舒声。特别是数词和量词“个”合成的音节。如获嘉话“一”[iʔɿ],“一个”[yɿ-ɿ];“六”[luʔɿ],“六个”[lyɿ-ɿ];“七”[tɕ'iʔɿ],“七个”[tɕ'iv-ɿ];“八”[paʔɿ],“八个”[pa-ɿ];“十”[səʔɿ],“十个”[siɿ-ɿ]。还有一些入声字和其他字读成合音时,也读舒声。如

“脚” [tɕyaʔ˥], “脚上” [tɕyɔ̃˥]; “不” [puʔ˥], “不上” [pɔ̃˥]; “给” [kəʔ˥], “给我” [kuɣ˥]; “出” [tɕʰuʔ˥], “出来” [tɕʰue˥]; “落” [luaʔ˥], “落花生” [la˥ sən˥] 等。由于合音的影响,这类入声字经过合音的转换,单念也常常读成舒声。晋语有不少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类字为数虽然不多,但它在入声的消失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 四 文白读的分立

文白读有时反映出语言演变的层次。官话地区方言演变的较快,一致性较强,文白读保留的较少,看不出分化的条理。晋语、赣语、闽语及一些有入声的方言,在逐渐向官话靠拢。一些人声字分文白读时,大都有舒入两种读法。下面分别举晋语的清徐方言和闽语的福清方言、漳平方言为例。

1、晋语清徐方言 清徐话的入声收喉塞尾,部分入声字白读是入声,文读是舒声,喉塞尾丢失。如“北粥六轴贼擲”等字,表的第一栏是白读,第二栏是文读。

北 [piʌʔ˥] ~面面	[pai˩ ~ pai˩] ~京
粥 [tsuʌʔ˥] 稀饭	[tsɛy˩] 焖~, 小米干饭
六 [luʌʔ˥] ~合村, 村名	[liɣu˩] 一九七~年
轴 [tsuʌʔ˥] 线~	[tsɛy˩] ~承厂
贼 [tsʌʔ˥] 偷东西的人	[tsai˩] ~骨头, 骂人的话
擲 [tsʌʔ˥] 投~	[tsʌ̃˩] 手~弹, 手榴弹

从上面举的一些例字来看,白读是本方言固有的读音,文读则是受书面语影响时的读音。

2、闽语福清方言 福清话的入声分阴入 [ʔ˥]和阳入 [ʔ˩],都收喉塞尾。古人声字在福清方言里,大约有一百个左右的字,今读舒声,主要来自宕江曾梗通五摄。

宕摄 拓作索阁搁胎各恶郭廓扩鹊约泊箔薄膜落乐昨缚钹着箸若掠嚼药钥	江摄 剥桌镯岳学	曾摄 仄值食
梗摄 伯柏百攀拍窄策格隔客壁摘拆迹锡析赫益借尺白脉麦泽余额石席擗		
通摄 焯粟曲沃曝绿录局玉狱蜀		

以上的一些字在福清话里大都是口语里的白读字,文读仍保留入声的读法。例如:

	玉	白	麦	绿	百	迹	索
白读	ŋuo˩	pa˩	ma˩	luo˩	pa˩	tsia˩	so˩
文读	ŋyʔ˥	peʔ˥	meʔ˥	lyʔ˥	peʔ˥	tseʔ˥	soʔ˥

福建漳平永福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该方言分阴阳入。阴人文读一律带辅音韵尾 [-p -t -k] 读短调 5 [˥]; 白读一律不带辅音韵尾,调值和舒声相同。例如:

	八	发	贴	接	擦	插	压
白读	pei˩	pie˩	tʰei˩	tsi˩	tsʰua˩	tsa˩	a˩
文读	pat˥	huat˥	tʰiap˥	tsiap˥	tsʰat˥	tsap˥	ap˥

由此可见,在闽语里文白读的分立,可能是入声舒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 五 词汇的发展和语法功用的不同

词汇的发展变化是促使古人声演变的重要的条件之一。以上我们说的各项表面上是语音问题,实际上都和词汇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下面再简要说明三点。

1、复音词的增多 古汉语多是单音词，字是意义的单位，入声字和舒声字字音的不同，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广韵》的语音系统比较复杂，音节较多。据熊正辉推算，大约有两千三百多个音节。音节多，相对的同音字就少，这是由于古汉语多是单音词而形成的语音系统的必然结果。语音的演变，音类的合并，同音字的增多，把单字词变为复音词就必然成为互相区别的一种手段；反之复音词的增多，也必然推动语音的发展变化。比如两字组连读，引起入声韵尾的消失或调值的变化。因此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是和词汇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的。官话地区入声的消失，可能是由于大量的复音词产生的结果。现在我们对各方言的词汇还研究的很不够，粗略的说，广州话单音词较多，词尾儿、子不丰富，轻读音较少，可能是入声保持得较巩固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

2、词义的分化 古入声字转化为舒声，其中有些字是由词义的分化引起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山西大同方言得到些启发。古入声字在大同方言里多数字今仍读入声，有近百个字今读舒声，还有四十多个人声字今舒入两读。其中有些字舒入两读和词义有关。例如：

“实”字表示实在、不空的意义时，读舒声 [ɿʂɿ]：～的(与空的相对) | ～心眼儿 | 踩～ | 往～蹶一蹶 | 填得～的；表示其他意义时今读入声 [ʂəʔ]：～践 | ～据 | ～习 | ～行 | ～用 | ～质 | 诚～ | 充～ | 敦～ | 结～ | 严～ | 确～ | 坚～ | 老～ | 皮～ | 果～等。

“值”字表示货物和价格相当的意义时，读舒声 [ɿʂɿ]：～钱 | ～多少钱 | ～不～? | ～得 / 不～；表示其他意义时今读入声 [ʂəʔ]：～班儿 | ～勤 | ～日 | 贬～ | 产～ | 价～等。

“急”字表示着急的意义时，读舒声 [ɿtɕi]：～了 | 发～ | 干～ | 性～ | 着～ | 干着～；表示其他意义时，今读入声 [tɕiəʔ]：～病 | ～件 | ～电 | ～剧 | ～诊 | ～性病 | 火～ | 加～ | 焦～ | 紧～ | ～中生智 | ～转直下 | ～起直追等。

3、语法功用的不同 入声字在构词当中的语法功用不同，也会引起入声字向舒声转化。古入声字在大同方言里今舒入两读，有的是区别名词和动词的，有的是区别名词和形容词的，有的是区别形容词和动词的，有的是区别动词和动词尾的；有的是在句子中作补语或状语的等。例如：

学 [ɿɕiəʊ] 动：～会了 | ～好 | 一～就会 | ～手当学徒 | 你把情况跟我～一～

[ɕyaʔ] 名：～费 | ～籍 | ～历 | ～生 | ～校 | ～院 | ～者 | 教～

核 [ɿxu] 名：～儿 | ～子果实中心的坚硬部分 | 甜～儿 | 杏～儿 | 枣～子

[xəʔ] 动：～对 | ～实 | ～算 | 复～ | 考～ | 审～

墨 [mɕeʔ] 名：磨～ | 研～ | 好～ | 一顶～

[miəʔ] 形：～迹 | ～菊 | ～水儿 | ～汁儿 | 两眼～黑

伏 [ɿfu] 名：数～ | ～天 | 头～ | 中～ | 末～ | 三～ | 数～天

[fəʔ] 动：～法 | ～击 | 埋～ | 降龙～虎 | 此起彼～

足 [ɿtsu] 补语或状语：憋～劲儿 | 吃～ | 喝～ | ～～睡了两天

[tɕyəʔ] 动：～够 | ～智多谋 | 富～ | 满～ | 丰衣～食 | 心满意～

从大同话来看，由入声转化为舒声和语法有一定的关系。以上所举的例子是入声在演变过程当中某些字构词分类的一种倾向，有时也有例外。

## 六 古舒入两读舒声的遗留

汉语的语音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广韵》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每个声调都包含有同调

类的字。《广韵》第五卷的古入声字，有一些字就有入声和舒声两种读法。例如：

度 《广韵》铎韵徒落切，“度，量也，又音渡”。

摸 《广韵》铎韵慕各切，“摸捺，又莫胡切”。

恶 《广韵》铎韵乌各切，“不善也，说文曰过也，又乌故切”。

嚇 《广韵》陌韵呼格切，“怒也”；又禡韵呼讶切，“笑声，又呼格切”。

射 《广韵》昔韵食亦切，“世本曰逢蒙作射，又姓吴有中书即射慈，又神柘切”。

藉 《广韵》昔韵秦昔切，“狼藉，又慈夜切”。

癩 《广韵》曷韵卢达切，“疥癩，又音赖”。

易 《广韵》昔韵羊益切，“变易，又始也，改也，转也，夺也，又盈义切”。

劓 《广韵》麦韵呼麦切，“劓作事，又音晝”。

帅 《广韵》质韵所律切，“佩巾，又将帅，又所类切”。

觉 《广韵》觉韵古岳切，“晓也，大也，明也，知也，又古孝切”。

畜 《广韵》屋韵许竹切，“养也……，又丑六、许救二切”。

宿 《广韵》屋韵息逐切，“索也，大也，舍也，说文作宿止也，……又息救切”。

復 《广韵》屋韵房六切，“返也，重也”；又宥韵扶富切，又也，返也，又音服。

𣎵 《广韵》烛韵神蜀切，“说文贾也，又音树”。

以上的一些字在现在和官话相连有入声的方言里，读成舒声，这可能是语音的历史演变入声的消失和舒声的遗留。官话的入声在消失时，原来入声和舒声两读的字，是由入声向舒声转化最容易的部分。

除上述之外，在有入声的方言里，有少数古入声字今读舒声，可能是受了舒声字偏旁的感染。下面举例拿获嘉方言比较。第一栏是古入声字获嘉今读舒声；第二栏是和古入声字同偏旁的舒声字。括弧内是各个字的来源。

憶 [i:] (曾开三入职影)

意 [i:] (止开三去志影)

液 [ie:] (梗开三入昔以)

夜 [ie:] (假开三去禡以)

翼 [i:] (曾开三入职以)

異 [i:] (止开三去志以)

劓 [xua:] (梗合二入麦匣)

晝 [xua:] (蟹合二去并匣)

欲 [y:] (通合三入烛以)

裕 [y:] (遇合三去遇以)

膜 [mə:] (宕开一入鐸明)

模 [mə:] (遇合一平模明)

雹 [pə:] (江开三入觉並)

包 [pə:] (效开二平肴帮)

躍 [iə:] (宕开三入药以)

耀 [iə:] (效开三去笑以)

劇 [tɕy:] (梗开三入陌群)

據 [tɕy:] (遇合三去御见)

## 七 需思考的几个问题

以上我们说的六项都是古入声字演变为舒声时所经历的途径，由于对汉语方言还缺乏全面的深入的调查，本文所提出的只是一些粗浅的观察，是举例性的，现在再提出几个问题，供进一步思考。

1、入声的消失是汉语语音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上边所说的各种因素，是现在有人声方言在演变中的某些侧面的反映。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语音构造的空位，是由于汉语语音的演变，声韵调的分化和合并之后，使

入声舒化有了合适的位置。这些位置,促进了入声的演变,是入声舒化首先进入的部分。像移民一样,先来的总是占据着最合适的位置。随着移民的增加,和土著居民必然发生冲撞。因此,入声字的历史演变,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不完全被空位所制约;为了纳入各方言的语音系统,也必须进入已被舒声字所占据的位置。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同音字的增多,为了相互区别,可能会使单音词向复音词或多音词转化。

2、入声的消失是词汇发展变化到一定阶段时引起语音变化的产物。词尾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单音词变为多音词,由于连读,由于构词等语法功能的参与,入声韵尾的作用减弱,其区别意义的功能转由多音词承担,而逐渐引起入声韵尾的转换(由[-p -t -k 尾]变为[ʔ 尾]或消失,短调变长调,向舒声分化。由此,我们认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可能是促使入声向舒声转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广州话的入声比较稳固,把广州话的词汇和官话方言的词汇作一番比较研究,可能会看出二者的关系及其演变的趋势。

3、入声的消失是汉语历史演变的总的趋势。现在有入声的方言,都在程度不同的处于逐渐变化之中。从韵尾来说,广州话比较稳定,仍收[-p -t -k]尾。厦门话部分字收[-p -t -k]尾,部分字收喉塞尾[ʔ],福州话没有[-p -t]尾,少部分人只有[k]尾的残留,大部分人都已读成了喉塞尾[ʔ]。南昌话没有[-p]尾,只有[-t -k]尾。上海、苏州等地只收喉塞尾[ʔ],长沙话的入声自成调类。由此可以看出,入声的特征,由南向北在逐渐递减。特别是和官话相近的有入声的方言,如山西等地的方言,入声虽然有它稳固的一面,但它向舒声转化的方面正在加强。其表现在:两个入声的地区有的点有向一个入声转化的趋势;入声的调值正在逐步向舒声靠拢;部分字已读成了舒声。全面调查汉语方言今入声的情况,是进一步研究官话方言入声消失成因的一项重要工作。

以上我们都是就官话地区本来就有入声而言的。因为古韵书只给我们留下了这种记录。从现在来看,汉语方言非常复杂;古代汉语同样也有方言,方言之间也有不少的分歧。现代汉语既有有入声的方言,也有无入声的方言;古代汉语是否也是既有有入声的方言,也有无入声的方言。可否认为现在官话无入声的方言是在原有方言基础上的扩大;现在有入声的方言是受无入声方言的影响,而在逐步变化,向舒声转化。可惜现在还没有文献资料可以支持这种观点,我们还只能认为现在官话地区的方言本来就是有入声的;现今没有入声,是汉语方言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逐渐消失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1989年。  
 贺巍 《济源方言记略》,方言 1981年第1期5—26页。  
 《获嘉方言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10月。  
 冯爱珍 《福州方言的入声》,方言 1993年第2期101—118页。  
 《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6月。  
 李荣 《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 1966年第1期1—9页。  
 潘耀武 《清徐(清源)话的文白异读字》,山西方言研究,1989年11月。  
 张振兴 《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马文忠 《大同方言入声字两读详例》,语文研究,1994年第3期58—62页。  
 温端政 《试论山西晋语的入声》,中国语文 1986年第2期。

(贺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